

121868



波尼伍尔的心

第 一 部

德姆·納吉什庚著 林林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波尼伍尔的心

第一部

德姆·納吉什庚著

林 林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描写的是 1918—1922 年苏維埃俄罗斯远东人民反对日美武装干涉者的斗争。作者一方面創造了当时进行地下斗争与游击队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們的光輝 形象，另一方面也刻划出自卫軍及日美武装干涉軍的殘酷猙獰的面目。

本書是根据苏俄沿海区一个共青团員、共青团第三次代表 大会的代表維塔里·波尼伍尔的生平事迹写成的。維塔里是一个游击队的政治委員，在自卫軍某次襲击康德拉千科沃村(書中的納謝德庚諾村)时，他为了保全司令部的秘密文件而被敌人俘虜，被俘后虽然受到酷刑拷問，他始終沒有泄露秘密，結果英勇地牺牲了。

書中还写到一部分中国人参加了地下斗争与游击队活动，和維塔里他們亲密团結，并肩作战，終于打垮了自卫軍及日美武装干涉軍，取得了輝煌的胜利。这也是中苏人民傳統友誼的一段佳話。

ДМ. НАГИШКИН
СЕРДЦЕ БОНИВУР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МОСКВА, 1954

目 次

序幕 “岩見”号巡洋艦

第一卷 鷹岩

第一章	俄罗斯島	33
第二章	港口一条小巷里发生的事件	52
第三章	暴露踪迹	68
第四章	陌生的同志	86
第五章	工人街	98
第六章	圈套	129
第七章	搏斗之前	149
第八章	前夕	170
第九章	战斗的洗礼	187
第十章	讓暴风雨来得厉害一些吧!	212

第二卷 前夕

第十一章	八月	237
第十二章	独裁者的诞生	264
第十三章	国民軍	285
第十四章	森林的主人	315

序 幕

“岩見”号巡洋艦

1

下午兩点鐘，放学了。

維塔里·波尼伍尔把練習本和教科書收拾起来，用皮帶扎好。一群中学生鬧哄哄地圍在存衣室前面。等到一部分人逐漸走散后，波尼伍尔才过去領出大氅，把它穿上，走出了校門。

每天这个时候，中国街上总是很熱鬧。商店的門不断地乒乒乓乓开关着。运貨汽車和輕便小汽車追上出租馬車，风馳电掣地駛过去，用刺耳的喇叭声警告过街的行人。近郊火車从高架桥下鑽过去，轟隆轟隆地震撼着街区，它冒出的黑烟把高架桥也遮了起来。正月的寒風吹着，街面上响着清脆的、断断续续的、銀鈴似的悅耳的鈴聲。

維塔里順着走慣了的途徑在馬路上走着，一面向兩旁眺望。这条繁华的大街上，到处挂着各式各样的招牌，有的悬在屋檐下，有的貼在作坊、事务所、商店或小鋪子的門边。凡是有点“实业”的人，都靠着屋外牆上用斗大的字写成的广告，或是靠着門边那在冬日阳光下閃爍的神气的銅牌替自己招攬生意。

原书缺页

这是：“彼特洛夫制帽股份公司”，“伊万諾夫父子联合公司”，“約翰·施塔姆航务代理人办事处”，“湯姆·斯迈尔斯基煤、焦煤、煉煤出售棧”。再过去便是：“小林事务所”，“日本摄影社”，“立川淺戶商行”，“日露商館”，街上处处能看到日本人的姓名。海參崴的日本人真多：有理发师，鐘表匠，經紀人以及做各种生意的商人、銀行家、船主、工业家、漁业主、伐木場主、店員……。在右边，“橫濱专业銀行”和“朝鮮銀行”兩幅巨大的招牌差不多占滿了整个街区的牆壁。日本“商业家”們——他們爱这样地称呼自己——消息也比较灵通，俄国商人手头拮据时，他們便恰好有盈余的款項。日本人的企业好象雨后春笋似的一家又一家地滋生出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繁殖得更快……。

維塔里用手到衣袋里掏了一下，摸到一張修表的收据。母亲曾吩咐他順路去取表。

前面又是一列招牌：“唐泽—泽田洗衣坊”，“末茨妇女理发館”，“石戶各式鐘表修理店”。

維塔里推开一扇小門。門上的銅鈴叮鈴叮鈴地响了一陣。店鋪里面：桌子上的玻璃罩下陈列着亮晃晃的鐘表零件；各式各样的鐘表，有的挂在牆上，有的摆在貨架上，協調地滴答滴答响着。一个中国侍役对維塔里說：

“要什么？石戶不……”

“我是来取表的，今天到期了。”

“下次……”俄國人用生硬的俄語說，“今天不干活儿！日本人都到港口去……”忽然来了一只日本輪船，可大嘞！大炮呀，水兵呀多着哩……拿那种炮轟上十下——海參崴就完了，馬上就毀掉了……你回去吧！我要关店了！”

維塔里从鐘表修理店里出来，看見門上貼着一張字条，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

“請顧客先生們今天不要光臨小店，
就此致敬，石戶吉本。”

維塔里在街角轉彎的地方，碰見了同班同學洛姆卡·普列特涅夫。

洛姆卡兩頰通紅，頭髮從斜戴着的制帽下露出來，黑眼眸炯炯發亮。他看見維塔里便興奮地喊道：

“我們上金角去吧，維塔里卡^①！”

“有什麼事？”

洛姆卡帶着高人一等的神情盯了維塔里一眼。

“你什麼都不知道嗎？全城都給轟動起來啦，你看，大家拚命往碼頭上擠！你却什麼也不知道！簡直可笑！”

“究竟出了什麼事兒？”維塔里打斷他的話問道。

“日本巡洋艦到了。”

“真的？！”

“還有什麼不‘真的’！停在碇泊場。碼頭上人山人海！走吧，你也去看看！我已經去過兩次了。”

2

兩個男孩子順着斜而陡的小巷向下邊的商船碼頭走去。小巷裏面擠得水泄不通。人群聚集在港口的防波堤上。亂哄哄的人聲在空氣中飄蕩着。成百成千的人擠在系船處。甚至在防波堤的斜坡上也站滿了人。

維塔里朝大家注目的那個方向望去。

^① 維塔里卡是維塔里的愛稱。

在碇泊場上停着一艘巡洋艦。

严寒的正月天的朦朧霧氣遮沒了楚爾根角的輪廓；觀着這乳白色的背景，大家能更清晰地看見那艘不知為什麼開到這兒來的外國軍艦。它的外表是流綫型，這說明它有很高的速度。艦身刷過藍灰色的油漆，象是用整塊金屬鑄成的。從炮塔中伸出來的一門門海戰炮，象露出來要咬噬海參崴的一排銳利的牙齒。在久經風浪的甲板上，有些地方的油漆已經剝落，露出了塗過鉛丹的紅底，似乎是洒上了鮮血一樣。船身下部有個地方在微微冒着蒸汽，好象這個鋼鐵怪物正在呼吸。寒風吹拂着斜桁上的旗幟，瞬息間它展開了，露出一輪象征太陽的紅圈和它周圍向四方伸展的、象一根根尾巴似的光芒。

“看見了嗎？”洛姆卡帶着贊嘆的口氣問維塔里。“多麼威風的大炮啊！打一炮——你們就完蛋了。”

這一面旗幟和那用大炮瞄準城市的緘默的軍艦隱藏着一股敵意的气氛。這是為了什麼呢？

普列特涅夫不停地嘖嘖稱羨着。

“這門炮可了不起，維塔里！”

在孩子們的近旁站着一位長了滿口胡須、頭戴鴨舌帽的中年人。他故意回轉身來，愠怒地對洛姆卡說：

“住嘴，狗崽子！叫什麼？！大炮，大炮……什麼樣的大炮我們也見識過……你高興什麼？……”

一個穿着破旧的秋季大氅，因而凍得臉色發青的女人低聲說道：

“他們有錢的人有什麼不高興？日本人大半不會給他們受苦的。你瞧，他打扮得漂漂亮亮，象過節一樣！”

洛姆卡穿着一套合身的新制服。新制帽的漆皮遮檐閃閃發光。制服上的金屬鈕扣擦得亮晶晶的。洛姆卡的父親是糧食交易

所的操縱者之一，他在兒子身上花錢從來不吝惜。洛姆卡的新長靴和縫在制服上的、漿得很硬的白衣領——這一切使維塔里想起自己的服裝是多麼寒酸；穿舊了的大氅，洗過無數次的棉布褲，磨破了的鞋子。

洛姆卡聽見女人的話，紅着臉搭訕道：

“就算我穿得體面，又怎麼樣呢？您也去發財吧，那您就可以随心所欲打扮了！”

一個中年碼頭工人打岔說：

“呸，和你們這些壞蛋在一塊兒，還發得了財！做了一輩子工，也攢不上買棺材的錢。”

洛姆卡是不肯讓步的，但是，這時候，從他們背後傳來了一個孩子的喊聲：

“叔叔，請讓讓路……我的同學在那一邊……叔叔！”

這男孩子不斷地用手肘和肩膀替自己開路，從人群中擠了過來。維塔里和洛曼^①看見一頂歪戴在腦後的帽子，帽邊有一綹蓬鬆的髮發，下面露出了波尼伍爾的同班同學肖瑪·伊利青科的汗濕的臉。肖瑪擠到孩子們身旁，愉快地喊道：

“你們已經在這兒？！真有本領……我一路上老是跑呵，跑呵，只順路去喊了妮卡一聲——馬上便來了……人可多哩！哦，原來它是這樣的！”謝妙^②盯着巡洋艦說。“真大！”

“妮卡在哪兒？”維塔里問道。

謝妙扭轉身子，拖長嗓音喊道：

“妮——娜——到這兒來！這裡什麼都能看——到！”

在人群的另一邊，由頭頂上傳來了尖細的嗓音：

“我在这——這裡！這裡好，到這兒來——來吧。”

① 洛曼是洛姆卡的正名。

② 謝妙是肖瑪的正名。

用油布盖好的一大堆麻袋上面站着一个女孩子。风刮开了她的大衣，浅黄色的头发在风里飞舞着。

“好大胆！”洛姆卡说，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爬到那堆麻袋上去的。

“妮卡嗎？”謝妙說。“妮卡和男孩子一样大胆。”

离他们不远站着一群日本人。維塔里在他们中间看见了石户。日本人都在闹嚷嚷地谈论着，用手指着巡洋艦，欢笑着，露出了大颗的牙齿。他们的快乐与兴奋更显著地襯映出聚集在海港上的其余的人的郁闷和紧张。

一个又瘦又长的日本人从人群中挤过去。穿着羔羊皮外套的胖女人喊他：“約翰，約翰！到这里来！”

日本人停住脚步，向那女人鞠一个躬说：

“空尼气瓦^①，伊万諾娃太太，您好！”

“約翰，我等了好好久，我今天要烫头发！”那女人说。

“今天不能，伊万諾娃太太。天皇的巡洋艦到了海參崴……真叫人高兴。今天不能工作！”日本人庄重地用目光望了一望碇泊場。

“巡洋艦是为什么事开来的？”一个戴鴨舌帽的、滿口胡須的中年人問理发师。

日本人挺直腰干，高傲地、尊严地说：

“来保护日本公民的财产和生命。”

“約翰，你真可笑！”女人微笑着说。“誰来侵害你們的生命财产呀？”

理发师躲开了視線。在他一切动作中都透出紧张的神气。他輕蔑地冷笑了一声，便庄严地说道：

^① 日語：“您好”。

“現在，在俄国，秩序乱到这步田地，日本天皇不能不惦念着自己侨居在这个国家的子孙呀！”說完這句話，他忽然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換了另一種口吻，心平氣和地說：“我們都是些小人物。伊万諾娃太太，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那位太太又問他：

“約翰，請你講講，那上面寫的是什麼？”

艦身的側面寫着幾個大黑字。“伊——瓦——米！”理髮師高聲讀出來。“這艘巡洋艦叫‘岩見’。”理髮師的眼睛又燃起了一星火花。他看着這只停泊在碇泊場里的軍艦和那幅太陽旗，心里無法平靜。他補充說：“我們的天皇有非常強大的海軍！……”

“約翰！”那位太太嗤笑他。“這些事與你有什麼關係呢？您是顧阿浮爾^①，而不是水兵！”

“是的，太太，”理髮師回答她，又向她鞠了一躬，便混進順着碼頭往前走的一群日本同胞中間去了。

“瞧，居然高貴起來了！”詳細聽到這場談話的工人目送着那群日本人，喃喃地說。“他們的天皇有許多軍艦，呸！……”

3

日本人聚集在中央系船處近旁的地方。他們不停地喧嚷着，一面揮動帽子和手帕，表示慶祝。也有人搖着小日本旗。不一會兒，那群日本人中間起了一陣騷動，紛紛地為某一個人讓路，並且齊聲高喊：

“邦哉！^②”

“他們干什么嚷起來啦？”站在孩子們旁邊的工人好奇地望着

① 法語：“理髮師”。

② 日語：“萬歲！”。

眼前发生的一切，問道。

一批日本人走到系船处。他們当中有一个人，头戴圓筒礼帽，身穿寬大的、有一个圓披領的黑色大氅，脚上穿的是漆皮長靴。

“这就是日本領事！”那个工人說。

領事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放在背后，戴着亮晶晶的玳瑁眼鏡。他对一个随从人員說了一句話，那人便迅速打开自己手里拿的一个小包裹，——里面原来是一面日本国旗，——拿起旗子舞动着，竭力想引起軍艦上的注意。

“发信号哩！”观众中有人說。

“大概等着什么人呐，你瞧，要騰出一块地方。”

的确，跟領事同来的随从人員正在急忙地把人群推向一边，所以現在大家都能清楚地看見領事和他的随从人員了。

“岩見号”也发出了信号。

領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仰着焦黃的、長着稀稀疏疏的胡須的臉，目不轉睛地望着巡洋艦。神气十分庄严。

一只白色的小傳令艇离开了“岩見号”巡洋艦。汽艇上密密地站着一群軍官。

从斯維特蘭大街傳來了一陣汽車喇叭声。几輛插着各色旗帜的汽車向港口駛来。人們退到兩旁，形成了一道过廊。汽車在系船处站着日本領事的石墩旁边停下来了。海风吹拂着旗帜，把它們展开来，似乎想故意讓大家看見：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比利时的……。

“外国人！”这句话逐渐在人群中傳开了。

新到的外国人下了汽車，碼頭上立即添了一些五顏六色的領章和袖章，还有軍服上亮晶晶的金銀綫的鑲边和金屬鈕扣，以及文官的雪白夺目的衣領。

“整个公使团都来了！”一个官吏貪婪地望着这一切，喃喃地

說。

“他們來做什么？”穿秋大幣的女人問道，“他們恐怕要責怪日本人哩！”

“那才不會哩！”工人說，“這都是一丘之貉！……你瞧，差不多要親嘴啦！”

服裝華麗整齊的一群外國領事走到日本領事跟前。他們微笑着打招呼，握手，鞠躬。日本領事的呆板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生氣，他也微笑着，摘下長筒禮帽，現出剪得極短的灰白的頭髮，這樣一來他便不大象外交家，而象一個軍人了。

這時“岩見號”的自汽艇已經抵達碼頭。日本海軍人員踏着不穩固的跳板陸續走上岸來。日本領事莊嚴而鄭重地向他們致歡迎詞。這時候，人群靜了下來，碼頭上鴉雀無聲，所以他的重濁的喉音在很遠的地方都能聽到。俄國人當中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听懂日本領事說的是什麼，可是站在孩子們身邊的那個工人卻大聲說道：

“他說的話意思就是：你們好哇！我們老早就在盼望你們！”

日本領事把一個海員擁抱起來（那大概是艦長），吻了吻他。外國領事們立即走攏去向艦長問候，聚在碼頭上的日本人都高呼：“邦哉！”，周圍的手帕和小旗子又飛舞起來……人們的嘈雜聲一直到海員們坐上汽車才靜了下來。汽車一輛接着一輛，鳴着喇叭，往城里駛去。成群歡欣鼓舞的日本人絮絮不休地談論着擁出了港口。但是，維塔里還看見了人群中的另一些日本人，從他們的衣服看來，這大概是些碼頭工人，他們厭倦地、不愉快地望着周圍鬧哄哄的情景。一個穿工人服的日本人的視線引起了波尼伍爾的注意。這是嚴肅的、略帶驚惶的視線。顯然，對於這個日本人來說，那些頭戴高統禮帽的和穿軍服的先生們是陌生的。他並不期望從他們那兒得到好處，他的陰郁的眼光很生動地說出了這一點……一個俄國工人目送那一連串的汽車開進斯維特蘭大街，吐了一口

唾沫，生气地说：

“勾搭上了，坏蛋們！……一只老鴉無論如何也不会啄掉另一只老鴉的眼珠！”

穿秋大氅的女人又低声插了一句話：

“你看，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4

暗啞的、逐漸增長的喧器声从街上滲进海港。人群的洪流由軍港的修理厂那几經過斯維特蘭大街涌向車站。紅布标語在人群的上空移动着。

“游行已經开始啦，”一个工人說，“喂，同志們，讓我过去——也許我能追上自己的同伴……来得及参加露天大会吧。”

但是，不只是他一个人赶着上斯維特蘭大街去。岸边的人越来越稀少，显得空曠起来了。

維塔里和他那一伙朋友，也跟随着成年人，順着斜陡的巷子跑上去。

自从 1905 年以来，城里还没有过人数这么众多的示威游行。群众絡繹不絕地前进，好久还看不到队伍的尾端。所有海參崴的工人都发动起来了。曾經在港口的那些工人呼唤着自己的同伴，掺入緩緩前进的队伍……在中国街上也是人山人海——别尔沃列青区的群众也到了这里。

維塔里听到一个声音：

“維青卡^①！到这里来！”

这时从維塔里身边經過的是邮电工人。在第三排，在陌生的

① 維塔里的爱称。

面龐中間出現了他的姐姐的絨毛頭巾。走在那一排邊緣上的一個男子馬上用手勢向維塔里表示：到这里來！

維塔里跨下人行道跑到馬路上。洛姆卡·普列特涅夫惶恐地喊道：

“你上哪兒去？”

維塔里把手一甩說：

“我跟莉達去了！”

不知哪一個攔腰把他抱住。原來在他右邊的是莉達，左邊是一個從未見過面的同志，正是他擁抱了維塔里。維塔里隨着大家一齊走，可是，他仍然不知道他們是向什麼地方前進。

“腳步別亂！”左邊的人對他說。“要想和人民一同前進，那就得齊步走！”

莉達笑了：

“讓他養成這種習慣吧！”

維塔里向周圍環視了一眼，便問莉達，這次是為什麼游行。

“你到港口去過了嗎？”莉達問他。

“去過了，”維塔里回答說。

“你喜不喜歡那艘日本巡洋艦？”

“不大喜歡！”維塔里說，“莉達，它是來幹什麼的？”

“我們也是不喜歡它！”莉達嚴肅地回答，在她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我們也想要問，它是來幹什麼的。”

維塔里的頭頂上空懸着一幅巨大的標語：

“由波羅的海到太平洋的蘇維埃俄羅斯萬歲！”

十月革命消滅了俄國的資本主義。

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獲得勝利的兩個月以後，在遠東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但是災難威脅着年輕的共和國。

以前俄国与德国作战时的同盟者——协約国的帝国主义者們——都惊惶不安地遙視着在俄国发生的事变。

西方还在繼續进行战争。但是,人民对这次血腥的大屠杀已經感到厌倦。使帝国主义者耽心的是布列斯特和約的締結,他們害怕这会使德国的处境好轉,会阻擋协約国的前进,会促进各战线上的和平意向的增長。要是苏維埃政权在俄国巩固起来,那末它就会成为对于西欧工人和兵士具有很大引誘力的一个榜样;他們对于这次拖延得太久的战争深感不滿,他們将会掉轉枪头去反对自己的主人和压迫者。因此帝国主义者感到万分恐惧。

1918年1月12日,日本“岩見号”巡洋艦駛进了海参崴海港,这个事件立刻使年青的苏維埃共和国明白了:外国资产階級正敌意地注視着俄国事件的发展,并且在暗中进行着某种准备……

5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每天的生活刻板而單調,不过偶而也会有些变化。

沿海区居民对“岩見号”的兴趣已經逐漸消失;只有男孩子们照旧跑到海港上去瞧这艘外国的巡洋艦。

“岩見”号巡洋艦上的人們过着自己的生活。每一小时敲一次計时鐘。早晨举行升旗仪式时,刺耳的日本軍号声惊散了停歇在貨棧屋脊上的老鴉。傍晚降旗时,水兵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点名,平淡的、无表情的、刺耳的报数声順着行列滚过去:

“伊!”

“尼!”

“桑!”

“西!”